



將將紀卷之十五

豫章 李材孟誠甫著

門人徐即登獻和

蒼梧 楊際會士遇

毘陵 吳之鵬汝南 梓

御將得可為法

唐憲宗

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

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議者亦以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慙書生耳取之如拾芥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也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命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為前軍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為次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劉闢時宿將名高位重者咸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者乃崇文也衆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

姑息陛下必欲振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之然後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致威行兩河黃裳啓之也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行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七筋者斬以徇闢歸李康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將斬之夏五月劉闢城鹿頭關連八柵屯兵萬餘以拒崇文擊敗之闢置柵關東崇文遣驍將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八戰皆捷秋詔凡西川

繼遣援兵悉取崇文處分於是綿江柵將李大悅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崇文長驅指成都所向崩潰遂克成都劉闢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無犯檻劉闢送京師而斬闢大將邢泚巡官沈衍餘無所問初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方畧又察崇文素憚劉濼謂之曰若必無功以濼為代故崇文決戰不遺力及蜀平入賀上

顧黃裳曰卿之功也

淮陰非蕭相國不能知高崇文非杜黃裳汨沒何自顯蘇子瞻所謂陛下必欲建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知人誠宰相事然無忝者幾人哉至於既識其才又察其忌曰闢之不克濼寔汝代則尤為激將之用鼓舞之微權也勅多軍悉聽處分革監軍不令掣肘若憲宗之任崇文者亦可為世法矣

時淮蔡兵彊諸鎮環攻者十數相顧莫肯前獨

李光顏先敗賊時裴度宣慰諸軍還為上言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俄又與烏重胤破賊于小澗河時韓弘為都統約諸軍同攻賊賊薄重胤壘重胤中牙不能抗請救於光顏光顏策賊出則小澗河之堡虛重胤即未破也乃遣將田穎宋朝隱等襲其堡夷之俾賊失積聚弘怒其違節度縛穎等將戮之舉軍惜其材光顏不敢拒會中人景忠信至軍察其情矯詔械繫赴在所馳以聞詔釋之弘及光顏更以表訴帝謂弘

使者曰違都統令誠當死以功可贖也故赦之耳弘不悅自是與弘有隙十一年屢困賊遂拔凌雲柵捷奏帝大悅厚賚其使進檢校尚書左僕射

將帥之所以能立功者上之仰天子之知下之仗偏裨之助而所以使天子及知者則帷幄之謀臣也光顏雖知義而勇非裴度奉使而目擊憲宗何自而知之乎田宋兩將於光顏譬心膂股肱之不可一闕也一旦都統欲

誅之而天子克全之俾資翼助此所以追奔者雖將必竟成功者自於上之人非人臣也李愬謀襲蔡州奏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騎巡邏遇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驍勇常為東邊患衆請剗其心愬許之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釋其縛給以器械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以陳光洽

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潰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秀琳遂降愬亦厚待之與謀取蔡秀琳曰非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畧時守興橋柵愬使人訶知祐將刈麥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林中外使人搖幟若將燔其麥聚者祐必來追發騎掩之可擒也用誠如計擒祐愬下堂解其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密其謀每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分諸將

恐多諫愬愬待祐益厚軍中有稱祐為賊內應者且云得賊謀言其事愬不得已持祐泣曰天不欲平此賊邪謂衆曰諸君既疑祐今請歸死天子乃械祐送京師而密表其狀詔釋之遣還愬愬見之喜署祐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隨改祐為六院兵馬使舊法舍賊謀者屠愬革之謀反以情告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失利衆恨恨愬獨喜曰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突將朝夕教習之使常為

行備冬十月甲子李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卒盡在洄曲及四境守州城者羸老耳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辛未愬乃命馬步都虞候史昱等留鎮文城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前驅而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

休食乾糒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
朗山救兵命丁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
橋梁復夜發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
濟諸將皆失色時大風雪旗裂人馬凍死天陰
黑自張柴村東道皆官軍未嘗行人人自謂必
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蔡
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
拒命官軍不至蔡者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
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

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
遂開門納衆及內城亦然鷄鳴雪止愬入居元
濟外宅或告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咲曰俘囚
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
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庭聞
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
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
時董重質擁精兵據洄曲愬曰元濟倚望者獨
此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持書諭之重

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進攻牙城燒其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舖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之以檻車送詣京師

非常者常人所忌李愬之克蔡州功偉矣假令其時請濟師而天子不與擒賊將欲宥之而天子不從謗議喧填將罪之不遑恤也而暇究其效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天子斷於上宰相斷於下腹心之主張定矣此將帥之所以得展布其四體也非臣之力乃君之功

豈獨一樂羊子哉

唐武宗

澤潞平上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初用兵德裕請于上曰自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者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者數百為牙隊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

視軍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亂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等議協勅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自非中書進詔意別無有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施其方畧故所向有功

淮西之役裴度請罷監使而元濟擒澤潞之役德裕不俾中制而劉稹滅軍不可從中御自古記之矣而終唐之世卒不能委信於將而必置監使以撓之也亦可恠矣

裴甫亂浙東觀察使鄭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援於鄰道朝廷知祗德懦弱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計取難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可任也遂以式為浙東觀察使徵祗德為賓客三月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畧對曰但得兵賊自可破有宦者侍側曰兵發多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惜費也兵多賊破速費省矣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勢益張盜將蜂起應之江

淮經費之源一有阻隔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給其為費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式既入越州交政為鄭祗德置酒曰式主軍政不可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丙申餞祗德于郊復樂飲而歸於是始脩軍令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自黃罕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衆大恐式曰賊來就擒耳趣東南兩路軍會剡辛卯圍之庚子夜甫與劉眈劉慶從百餘人

出降遙與諸將語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腰斬眈慶等二十餘人械裘甫送京師斬東市詔加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必告捷與式書勵之曰公宜專籌計以執甫為事軍需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請無不從者遂成大功

安危須仗出群才艱大之秋舍擇帥別無做手刀筆中有吳喜尉史中有謝艾此夏侯孜

所以謂西班中無可語王式雖儒生可任也
兵發多則賊滅速正所以為國家省費少發
而曠持大舉而疾決此最計之確者然非哲
相疇能徹此

梁王朱全忠

王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商販包束兵仗入
汴徐兗鄆等州期同日舉發討全忠去者事多
泄不得行獨行軍司馬劉鄩襲兗入之時兗節
使葛從周將其兵屯邳州鄩據府舍登堂拜其

母每旦省謁禮其妻子有加子弟職掌俱如故
戊午師範力屈降從周自邳還攻兗鄩以板輿
載其母登城謂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汝新婦輩
皆安居人各為其主也從周獻欵而退鄩乃悉
簡城中婦人及民老疾者出之而與壯者堅守
號令整肅兵不為暴民皆安堵乂之外援絕副
使王彥溫踰城降守卒多願從之者鄩遣人語
彥溫軍士非奉素遣者勿與俱又遣人徇於城
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士卒

皆惶惑莫識所從竟不敢出敵果疑彥溫斬之
城下衆益固及王師範使至諭降鄆鄆乃出從
周為具裝送大梁鄆曰降將未受命寬釋敢乘
馬乎素服策蹇而去全忠賜之冠帶辭以囚服
見不許全忠飲之酒辭以量小全忠咲曰取兗
州量何大邪以為元從都押牙時四鎮將吏皆
有功親舊鄆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
拜於庭鄆端坐自若全忠益竒之表為保大留
後

篡奪之雄亦未嘗無籠絡鼓舞之術故能驅
駕一時豪健以有成功劉鄆非俘虜乎朱溫
乃能畧其襲兗之讐舉而加之勲舊之上惟
才是使溫於是乎可取節矣

吳王楊行密

楊行密馳射武伎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畧善撫
御將士推心待物與同甘苦晨出為從者斲馬
鞞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早出如故人服其量
朱全忠既得兗鄆兵益盛乃大舉擊行密遣龐

師古壁清口趣楊州葛從周壁安豐趣壽州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行密與朱瑾將兵拒汴軍於楚別將張訓自連水引兵會之行密用為前鋒十一月癸酉瑾將五千騎潛度淮用汴旗幟自北趣其中軍張訓踰垣入士卒蒼黃拒戰淮水決壅至汴軍亂行密濟淮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潰去會大雪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還行密大會諸將舉酒屬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

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為行密盡力屢立功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爭

漢祖之得天下惟善將將即偏霸之割據者其成事亦在任人馳射武技一切非行密之所優矣至所以待李承嗣史儼者何其恩禮之厚而篤乎此士所以歸心而業由濟也不

然廣陵五達之衢四境震隣何能自保
南唐主徐溫

撫州刺史危全諷叛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
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將
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而日
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遣使
乞師於楚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玫會袁州刺史
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問將於嚴可求
可求薦周本溫乃以本為西南面行營招討應

援使將兵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
出可求即其卧内強起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
能勝我但主將權輕耳今必見用請無置副貳
乃可可求以白溫溫即許之本遂敗楚兵于高
安斬全諷

危全諷之叛攻洪州也連撫信袁吉兵至十
萬乃復求援於楚而楚圍高安以應之此亦
可為危急存亡之秋矣徐溫知其幾之在任
將也謀於嚴可求而舉用周本焉已復聽本

所請不置副貳直以全旅付之一人使得展
布効其功能大率將非其人不可任如得其
人雖舉國以聽之無不可者而况於數千之
衆乎此本所以竟有成功也

陳璋敗吳越兵于香灣徐溫募能生獲叛將陳
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獲之以獻紹勇
而多謀溫得之喜復使典兵初錦衣之役馬軍
指揮曹筠叛奔吳越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間
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

妻子為念及是筠亦還溫自數其昔日不能用
筠之咎者三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
其軍職故將士感激為效死

釋敗將者吾見秦穆之用孟明收亡命者吾
見漢祖之將韓信忘讐者則齊桓之於管仲
棄瑕者則魏文侯之於吳起未有背負而逃
而其主尚戀戀存去後之思者也乃復為懸
出格之賞必生致之而復用之者也陳紹曹
筠非吳畔將乎徐溫豈獨不記其過且一切

引為已咎而自疏其所以不能盡二人之用而使之亡也其委曲求才蓋如此此豪傑所以歸心也與

吳越王錢傳瓘

吳越武肅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愚懦誰可為帥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

宜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而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仁章及內牙指揮使劉仁杞俱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衆惡諸將一日共詣府請誅之元瓘曰二將軍事先王久方圖其功汝曹欲逞私憾可乎吾為汝主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

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
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
將吏輯睦

惟誠可以感人惟德可以附衆屯難之秋收
拾人心此其第一機括矣懷私復怨忌功多
殺此褊心者所以亡不旋踵也傅瓘乃能達
此而又以世傳其家庇寧吳越安富尊榮視
五代分割主獨為後亡有以哉有以哉

唐莊宗

梁賀德倫以魏叛乞援于晉晉王命馬步副總
兵李存審自趙州引兵據臨清劉鄩聞之亦以
兵進壁洹水德倫復遣告急晉王引大軍自黃
澤東下與存審會德倫遣犒軍因令密言於王
曰除亂當除根備言張彥凶狡之狀謂宜先除
之王默然次日進屯永濟張彥選其銀槍効節
五百人衛而謁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
帥殘害百姓數日中迎馬首訴寃者百輩我今
舉兵以安百姓非貪土地也汝雖有功於我不

得不誅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問也衆皆拜伏明日王緩帶輕裘令魏卒擐甲執兵翼馬而進仍以為帳前銀槍都承制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遣之官而令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在魏者猶驕橫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為天平都巡按使犯者自一錢已上皆磔於市旬日內肅然無敢復喧嘩者相機須智克亂在權方時之艱若存勗者亦

真可稱英霸之主矣觀所以處魏博之銀槍都者何其應機之速而斷之果乎斬張彥而緩帶輕裘撫其衆徙德倫而命李存進峻法制其餘皆曲盡駕馭之款者非庸所及

鄆州將盧順密來犇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劉遂嚴顯失衆心可襲取也帝以問郭崇韜等皆曰懸軍遠襲危道也帝乃召李嗣源密謀之嗣源自胡柳度河後常慙于帝思一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

奇取勝何以成功臣願得獨當此役必有以報
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
鄆州比及楊劉暮矣陰雨道黑將士皆憚不欲
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
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
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
拔牙城劉遂犇燕嚴顥犇大梁嗣源禁焚掠撫
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勗判官趙鳳送興
唐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

為天平節度使

嗣源蓋抱歎而欲效奇莊宗以就功而能使
過鄆州畿輔固梁之所繫以存亡也鄆破汴
不守矣總管信奇才古稱不勇則不能斷疑
以發大計崇韜至此且狐疑餘子者何足道
乎若莊宗者乃真無忝勇矣

周世宗

世宗初即位北漢主入寇帝欲自將禦之群臣
諫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沮蹙必不自來

陛下新踐祚山陵有日人心易搖未宜輕動帝
曰崇乘我喪輕我年少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
來朕不可以不往乙酉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
欲兼程進控鶴都指揮使趙晁私於通事舍人
鄭好謙曰賊勢盛上宜持重好謙以言于帝帝
怒曰而安得為此言此必有人教汝也好謙以
晁對帝命并械于州獄北漢主不知帝來經潞
州不攻而直引兵南向軍於高平之原癸巳周
前鋒與遇擊之北漢兵却帝慮其遁去命亟進

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
克軍其西衆頗整我師懼帝志氣益銳命白重
贊與李重進將左樊愛能何徽將右向訓史彥
超將精騎居中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
出督戰時北風方盛俄而轉南北漢主將戰直
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風勢如此非助我者北
漢主曰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進張元徽將千
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遁
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

見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搏戰宿衛將趙匡胤
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
賊氣驕可破也公揀麾下左射者引乘高西出
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
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匡胤身先士卒
士皆殊死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馬
仁瑀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殿前右番
行首馬全義言于帝曰賊勢極矣將為我擒引騎
直前陷陳張元徽北漢之驍將也畧陳馬倒為

周兵所殺北軍遂奪氣周兵益奮北漢兵大敗
北漢主舉赤幟自收兵不能止時尚有衆萬餘
人阻澗而陳劉詞至與諸軍合擊之是以甚敗
僵尸滿山谷是日帝宿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
皆殺之樊愛能聞周兵捷與其士卒稍稍復還
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被褐戴笠乘契丹黃騮
由雕窠嶺遁歸所至未舉筋或傳周兵至矣輒
蒼黃而去帝欲悉誅樊愛能等而未決晝卧行
宮以問張永德永德曰愛能等本無大功忝冒

節鉞望敵先遁死未塞責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百萬衆安所用之帝擲枕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微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宿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皆斬之自是驕將悍卒始知所懼

五代之民輕於犯上而易於背主蓋紀綱之陵替甚矣何徽樊愛能豈真不能戰者望陣而北心膽可知王師甫捷正撥亂反正之機也少涉遲疑便成痼疾英明果決如世宗既獨斷大謀墨練經以匡國難又奮起積弱悉誅叛亂者以肅驕兵偉矣

宋太宗

以楊業為代州刺史業初為北漢主繼元扞太原名劉繼業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據城苦戰不下帝聞其勇遣中使諭旨繼元招致之繼業乃北面大慟釋甲帝見慰撫之復其姓楊止名業拜代州刺史素善戰號楊無敵契丹十萬衆

寇鴈門業以數百騎出擊之契丹大敗殺其駙
馬侍中蕭咄李獲都指揮李重誨自後契丹畏
之每望見業旗引去諸將屯邊者多嫉之或潛
上謗書數其短帝皆不問而封其書付業
驍將雖上意所珍大率為同儕所忌蓋衆皆
避銳彼獨陷堅人竝鮮功彼方獻馘罷駑者
能無愧乎愧則忌忌則謗所從生矣羈旅如
楊業蓋孤生之植而又為木彊之資也謗書
三至數之宜然非太宗之明誰能察之

宋真宗

八月壬申知秦州曹瑋敗吐蕃于伏羗砦初瑋
在秦州數言唃廝囉欲內寇請益兵時帝方議
東封西祀以瑋虛張虜勢議斬瑋以戒妄言翰
林學士李迪獨曰瑋良將也言必不妄竊觀陛
下意似不欲從鄭州門出兵陝西諸郡有兵自
可就益之帝因問陝西兵數迪對曰臣昔為彼
轉運使嘗記錄方寸小冊以備調發就佩囊中
即取以進帝曰何意頗牧在吾禁中未幾唃廝

羅果與宗哥族連結入寇帝復召迪問對曰上
勿憂臣知瑋必能破賊既而瑋勒兵不動坐俟
其來出擊大破之夷其族帳斬首千餘級虜
囉勢蹙走保磧中不敢出報至帝笑謂迪曰卿
何料之審山外之捷卿之功也

有塞外頗牧不可無禁中頗牧必禁中有頗
牧而後塞外之頗牧可效功也侯雖在矣張
仲孝友詩有云蓋先得之矣彼真宗何緣而
知瑋瑋非迪何緣而就功將身之不遑恤矣

山外之捷允哉李迪與有勞矣豈真瑋一人
力哉

宋仁宗

以韓琦范仲淹龐藉為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
置司涇州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
歸上言韓琦范仲淹皆忠勇不當置散地及葛
懷敏敗死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
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琦兼秦鳳臣兼環慶
有警合兵犄角漸復橫山以斷賊臂願詔龐藉

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同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策於是復置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藉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州宗諒帥慶州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畧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羗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

韓范兩人竝經懲創之餘然無損經畧之望蓋勝敗兵家之常事也豈視此遽軒輕耶仁宗懲葛懷敏之敗乃思及於堯臣之言再錄用焉而又能專其委寄俾得展籌畫以收寒心破膽之功昔秦穆公不以一青掩德遂霸西戎若仁宗之斯舉也幾近之矣以狄青為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

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
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
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至顯
貴面涅尚存帝敕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
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者此涅
之功也願留以勵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

衛青奮於人奴日磔拔於降虜族類何常惟
才是使此明主所以立賢無方也面涅猶存
適足自表青能不以為恥而欲存以示勵亦
幾有豪將之風矣

庚午以狄青為荆湖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
賊時儂智高寇擾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
帝以為憂智高移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
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
上表請行遂有是命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
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
必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

守忠為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
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之行
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藉藉
力贊青可任若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
諸軍皆受青節度竟擒智高

智高之亂幾至不支一授之官如虎傅翼嶺
表一方又將尋西夏之覆轍矣梁適既能決
其機狄青又克任其事而帝復能采廷論革
監使以專委之此青之所以不旋踵而有成

功也

宋高宗

李世輔自夏來歸初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
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恨切齒乞借兵二十
萬人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夏世輔亦得
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
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乃
令世輔圖之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
帳禽之而還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

王樞武臣唃訛為陝西招撫使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廷已有赦書矣世輔取而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唃訛諭之曰世輔已復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唃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唃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追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湏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得驍勇者萬餘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人吳玠遣鎮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于河池玠遣詣見樓炤於長安炤承詔以為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所部二千騎南來帝大悅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忠

李世輔豪健殊倫機畧亦邁衆善用之直可與韓岳方軌蓋有古名將之風者攄悃效忠擁數萬之衆以歸國偉矣高宗乃能欣然納之撫勞至再三馬道不失矣而卒以制置垂當撓亂其謀而不克究觀其績也惜哉

宋光宗

夏四月以丘密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行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

不知有朝廷乃以戶部侍郎丘密往密陛辭具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則兵權必不可以復付其子請得便宜處置帝許之密至蜀無何利州安撫使吳挺果卒密使總領財賦使楊輔權安撫統制官李世廣權其軍政以殺吳氏之權蜀中遂定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

安撫蓋聞外之官一方安危係焉留正慮吳氏世將而簡丘密以往丘密知機宜之不可

中覆也而陞奏請得便宜已而吳挺果卒宗
遂承制以楊輔權其軍使而令李世廣總其
事務聲色不動遂革世傳之柄以殺吳氏之
權而蜀用以安可謂兩得之矣

門人

李

盧弘

進校

李頰

將將紀十五卷終

